



# 下屯散记

■陈其明

记不清第几次,我又来到了阮啸仙故乡——下屯。每次到这里,都有股神奇而深邃的力量,在我胸间澎湃与激荡。

下屯,原称“厦团”,依偎于粤东北的一片浅山区,滚滚东江水从村边流过。这里绝大多数人为阮氏后裔,早年从福建彰州府迁徙而来。据《阮氏家乘》载,明洪武二年,一世祖阮丁泰率眷自闽入粤,至河源城(碇城),时有阮屋巷,便是例证;稍后再迁禾溪约厦团乡,“创造祠宇,遂世居焉,邑之有阮,自此始也”。新中国成立后,“厦团”改称“下屯”,这恐怕是下屯村名的最早记载了。下屯村名的由来,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传说。相传,明末有武将阮员辛、黄明翰、廖某三人,奉朝廷之命,统兵扎寨于东江重镇义合。明室倾覆后,清廷为安抚天下,诏令明朝将士,或就地屯田,或解甲还乡。三位武官商议,决定就地安营垦荒。于是,廖姓武官选居上村,故称“上屯”;阮、黄二人安居下村,故称“下屯”。谱牒也好,传说也罢,这样算来,下屯开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自开村迄今,下屯人已繁衍生息20余代。在这里,走出了实业家阮宗周,走出了举人阮隆、拔贡阮天培和秀才阮梦吉、阮史宏、阮树田等有科举功名的文官,走出了黄埔军校教官,还走出了民国时期参政议政的政界人士,以及现代在港澳台及海外各界的贤达名流。特别令下屯人骄傲与自豪的是,这里还走出了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1898年春秋初,这位被陈毅元帅赞为“誉传岭表”的阮啸仙,就诞生在大塘面屋的“德兴围”宅院里。

通往“德兴围”的路,是崭新的水泥路。路两旁是刚过花期的格桑花,是广东省审计厅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帮镇扶村工作队为吸引游客而打造的文化项目之一。下车后,沿路步行约十分钟,“德兴围”——阮啸仙故居就在眼前。这是一座三进院落式客家宅院,青砖灰瓦,丹楹刻桷,好不气派。门前有口扇形池塘,塘中水清如镜,房屋倒映其中,显得古朴而富有意韵。

我径直进入“德兴围”。上厅的中堂,悬挂着阮啸仙画像,英俊的脸上,透出一股坚毅与刚毅。进入阮啸仙卧室,只见倚窗的书桌前,阮啸仙(铜像)正在伏案疾书。进门墙上,挂着阮啸仙一组旧照,其中有张显得格外醒目。这是阮啸仙与彭湃的合照。当时,阮啸仙、彭湃响应党组织号召,参加了广州地区改组

国民党的工作。阮啸仙多次聆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对“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政策,特别是其肇画的建国方略,以及一统天下的愿景,令他神往……

在“德兴围”,我常听到阮氏第十二世祖阮隆的名字。他自幼聪慧,学业拔尖,“十三龄以文章著”,三十二岁时考入京城皇室学府“国子监”,毕业后由乾隆皇帝钦点留京任教,不久喜中“北闱举人”,成为阮氏族人楷模。阮隆在京城学习、生活达三十四年之久,著有《闻啸轩文稿》,但失传。后终因思乡过度,久郁成疾,阮隆六十六岁时,被恩准回乡,不幸的是,却在广州大马路阮氏宗祠“候任而终”。阮隆已去,但其锲而不舍求取功名、统兵扎寨于东江重镇义合的情愫,永远激励和感染着族人。从阮隆身上,我似乎读懂了缕缕乡愁蕴含的无限深意!

从“德兴围”出来,我驻足环眺,村北山脚下的一座口字型平房映入眼帘。这是“洪亨”塾屋,阮啸仙小时读私塾的地方,现已设为阮啸仙生平展陈,每天观者如织。在那里,我不止一次听过台湾老兵阮集明的故事。阮先生为下屯阮氏十九世孙,按辈分称阮啸仙为叔。2016年,阮先生欣慰家乡政府筹资修葺“洪亨”塾屋,感慨良多,特赋诗一首,“以此遥献啸仙在天之灵”;

“同仇敌忾忘生死,革命征途猛着鞭。负笈棧城怀远志,展旗南粤卫农权。力疾申江斗顽党,血谱牛山壮烈篇。他日仰瞻轮奂美,人民绣像拜啸仙。”久居异乡,阮先生用朴素的笔触,真诚表达了对叔辈阮啸仙的景仰之情,以及眷恋与向往家乡故土的复杂心境。

塾屋背后的小山,称“鸡牙山”,当年树木林立,浓荫蔽日,阮啸仙在上海工作时,曾写信督促家里订过封山“禁谕”,现已辟为啸仙广场。旁边的“对面岭”民居已修旧如旧,内设法治主题展览,阮啸仙开创审计新局的事迹在列。紧挨“对面岭”的,是帮镇扶村工作队筹建的“颐养院”,以及“河源客家(粤)菜师傅培训基地”。令人惊羡的是,县“百千万工程培训中心”、“村”党群服务中心和“啸仙故里博物馆”等地标建筑拔地而起……下屯,正以其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外游客、港澳台同胞。

阵阵鸟鸣,自北由远而近。我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村西北方向的崖鹰石。顾名思义,崖鹰石就是老鹰驻足的石山,是阮啸仙当年躲避战乱的地方。下屯虽处山区,但濒临东江,时遭兵燹。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广东中华革命军在惠州起义讨袁,刘达庆率军北上“清剿”,占领碇城后,战火很快殃及下屯,村民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崖鹰石山下的洋洞躲避。阮啸仙与家人一道,也随着逃亡人群跑。站在崖鹰石山上,只见下屯火海一片,弹如雨下……阮啸仙后来在给人家写信时曾谈及此事,“大炮流弹如穿梭一样地飞来,听着使人牙齿打震(颤)”“人人都以为洋洞为安乐窝,纷纷向那里跑”,并关切询问:“恐怕现在洋洞也不能算安乐窝了吧?”

沿着村道,我来到了下屯老渡口。一艘旧机船静卧在东江岸边。滔滔东江水,日夜向南流。当年,意气勃发的阮啸仙,怀着“改造社会”的宏愿,就是从渡口乘船,在广州开始了他的天高地阔的壮美人生。弹指瞬间,沧海桑田,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举目望去,只见一桥跨南北,天堑变通途。以阮啸仙名字命名的啸仙大桥,南接义合,北连下屯,双向四车道,于2021年通车,彻底解决了下屯村民世代出行靠渡船难题,下屯人称其为“爱民桥”。

渡口对岸,便是苏家围,为苏东坡后裔聚居之地。这里有种糯米酿的酒,特别香甜醇厚,因这酒是娘家给女儿坐月子的喝,故称“娘酒”。说到娘酒,我想起北宋文豪苏东坡“人日”酿娘酒的故事。据东方朔所著《占书》称,正月初七即人日。另史载,宋哲宗元符三年“人日”,被贬居海南的苏东坡,获悉“黄河已复北流”的喜讯后,心绪翻腾,赋《庚辰岁人日作》诗二首,其一曰:“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翁。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筵作上元。”此诗作于苏东坡去世前一年的“人日”,充分表达了作者期盼结束流放的心境,以及思亲怀乡之情。其中最后两句的大意是:“我典当了衣服去买河源的糯米,酿最好的娘酒来庆贺好消息的到来!”我想,在思乡念亲的“人日”里,黄河已复北流的喜讯,一定是触动了苏东坡那份急切的北归之心!是了是了,我深知其中的分量了!

伫立渡口,我循江远眺。自然,我看不见东江水是如何流入狮子洋、注入珠江、汇入南海的,但在东江千折百回最终冲破重峦叠嶂汇入大海的奔腾声中,我顿悟了孙中山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啊,一统山河的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了!就如这滔滔东江之水,浩浩荡荡,勇往直前,直前……

# 留客剪椿芽

■沈顺英

春意盎然,江南天色饱满诱人,正是品尝香椿嫩芽的大好时光。

偶遇菜市场上一簇簇新鲜的香椿芽,眼前就会浮现出老家小院里那棵朴茂的香椿树,依稀闻到浓郁的椿香味。天空敞亮,让人游目骋怀,丰沛的情愫也随椿芽微香变得愈加浓烈。

春雨淅沥,粗壮高大的香椿树紫色的枝干上,探出紫色的芽苞,羞羞答答像暗自怀春的少女,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美。椿芽新鲜中透着丝丝娇嫩,轻轻一折便断,叶子芳香浓郁,泛着泥土的清新。香椿芽,有着春天清明的气韵,有着古老的田园气息。

再过几日,椿叶便轻盈地舒展开来,绿叶红边,犹如玛瑙翡翠。一股植物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味道被风一吹,就弥漫开来,总会让人们内心激动,乡愁弥漫。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对香椿推崇备至:“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椿芽的香味,宛若一个女子怀抱琵琶,风韵一下便流出来。椿芽香渗透的,如江边的新湿的沙滩,踏一脚就能印出水来。每每我用食指和拇指并拢,掐下椿芽,指间常残留椿芽清

雅的香,闻着舒心,让人感觉天地清旷而悠远。

香椿芽,无论是腌、炒、炸、拌都很入味。香椿的吃法多种多样,单拌椿芽简单爽口,香椿蒜汁鲜香怡人;油炸香椿鱼金黄酥香;椿芽炒蛋,鹅黄柳绿,清香氤氲。

凉拌香椿是餐桌上的一道清淡小品。将香椿嫩芽切碎,加上各式佐料,拌匀即可。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还可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

椿芽炒腊肉味道尤绝。椿芽似白泛紫,腊肉微微带红,实在是色香味俱佳。腊肉的醇香和椿芽的清香相互融合,是大自然赐予人间的美食,令人食欲顿时萌生,吃到嘴里,慢慢咀嚼,那种香、沁人心脾,全身的毛孔,淋漓痛快,舒坦熨帖。

用清水把采摘下来的椿叶洗净,在沸水里轻焯一下,那椿叶特有的清腻浓香就会四溢开来,拌以大蒜、姜末,初入口时有点淡淡的苦味,然后是沁入肺腑的清香。就是简单的一盘鸡蛋炒香

椿,其黄绿互衬的色,鲜嫩可口的香,清香扑鼻的味,苦中有甜,脆中留香。质嫩无筋,清脆可口,味道绵长,蕴涵着无穷的气韵和水灵灵的气质。香椿和鸡蛋可以说是最佳搭配,香椿提高了鸡蛋的品质,让鸡蛋这一普通食材提高到了高雅的层次。此菜色香味俱全,为农家小炒之妙品。

夕光酡红,不胜娇羞,林间鸟雀啾啾,暮色清凉而欢悦。清炒椿芽的清香在巷弄里萦纡、飘荡。荷风清扬,群鱼喋喋,几人围坐,吮吸青螺,嚼嚼素炒椿芽,舌尖上幸福与亲情洋溢的温馨,令人恍若隔世。

老屋香椿树,彰显出故土的清澈淳朴,馥郁芬芳。椿芽的香,是清香,咀嚼中,香气会变得悠长而浓郁。春光里,有了椿芽几芳香的浸染,心底流淌着的是浓浓春意,幽香的椿芽叶仿佛在书写着一个春天的童话。

“抱孙探雀舟,留客剪椿芽。”有香椿相伴的日子,寻常生活绵长悠远,馨香微凉,安稳恬静。椿芽把爱、暖与希望像阳光般洒入我们的心间。因为椿芽,生命就是一场值得盼望与欢喜的等待。

# 老屋听雨

■苏桃

细雨叩窗的午后,檐角坠落的珠玉声总让人恍觉时光倒流。旧书桌上摊着半卷宋词,恍惚见陆游在临安春雨中铺开素笺,八百年前的水墨洒染至今,竟与今时雨声合了平仄。

古人听雨讲究三重境界,少年歌楼听雨红袖昏罗帐,壮年客舟听雨江阔云低,而今我坐守岭南老宅,檐下苔痕青得能沁出墨来。忽见院中藤架承着碎玉,玉兰擎着素盏,方知这雨原是天地间最灵巧的绣娘,正给早春绣着百褶裙裾。

推开雕花木棂的动作,总带着旧时闺秀的韵律。想那李清照卷帘时,是否也有雨珠悬在睫毛?此刻水泥森林

里的推拉窗,倒叫人能探手接住几粒清冷。这雨原是不分古今的,落在陆羽煮茶的陶釜里是诗,打在巴山夜雨的竹林中是信,而今漫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依然洒得开工水墨。

架上三毛的《雨季不再来》泛着旧黄,撒哈拉的沙粒与江南雨丝在书页间簌簌私语。忽觉架上群书皆是不同年岁的雨声,唐诗里的巴山夜涨,宋词里的梧桐更兼,乃至红楼中的怡红快绿,都在这暮春时节的雨脚里渐次苏醒。

香玫瑰瑰经了宿雨,愈发红得庄重。想起《长物志》

说“花宜称”二十六事,此刻雨打残红,倒合了“滴阴”之境。玉兰擎着夜光杯般的花盏,满琼浆便倾给过路的风,满院幽香竟似古琴曲《幽兰》有了形状。

都市人总说听雨是奢侈,其实只需暂熄手机荧屏,让雨声漫过空调外机的轰鸣。那些被地铁碾碎的晨昏,让霓虹灼伤的眼眸,都该在雨季寻回凝视一片新叶的专注。毕竟二十四番花信风里,每一候都藏着天人对雨的密码。

暮色渐合时,雨帘中忽然晃过一柄青竹伞。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原来千年雨丝从未断绝,只是丁香般的愁绪换了人间模样。合上书卷时,满城灯火已浮在雨雾中,像一阙未填完的《声声慢》。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 文明实践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创文办